



回憶我在朝鮮的時候

劉桂慶 張銳 等作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717.1
674

寒風

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書號 463 17,238字 13頁
31×43 32開 印張：¹

回憶我在朝鮮的時候

劉桂慶 張 銳 等作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5年8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

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1—4,000册

目 錄

- 一隻老母雞 張世良 一
給老大娘報仇 鄭春義 三
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分 張銳 七
回憶我在朝鮮的時候 劉桂慶 二〇
「鋼鐵狙擊英雄班」 劉桂慶 五
永遠快樂的人 張殿林 〇
英雄司機 劉忠良 三

一隻老母雞

張世良

太陽剛偏西，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三連開進了一個敵人剛撤退的小山溝裡。這山溝裡有十幾戶人家，都關着門，看不見一個人，也沒有一點動靜，能看到的只是那亂七八糟的柴草和廢墟。

三班住的這家，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大娘和一個七、八歲的孩子。小孩子站在老大娘背後，兩眼瞅着隊伍發呆。「大娘，我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，不要害怕。」班長向老大娘解釋說。她搖了搖頭表示不懂，臉上露出驚慌的樣子。班長又用學會的幾句簡單的朝鮮話夾雜着一多半中國話，耐心地向她解釋了一會，她好像才領會了一些意思，點了點頭，勉強地笑了。

這一夜異常的寂靜，只有那牆根下的蟋蟀在吱吱地叫。天還沒有亮，老大娘就醒了，忽然聽得院裡有刷刷的聲音，她急忙隔着窗子向外看：有好幾個兵正在打掃院子，特別是那個小個子掃的更歡。她急忙起來，奔到外面看了看她那一「秘密」，絲毫沒動，這才放心地回去了。正想打水準備做飯，發現水桶不見了，她正要着急，昨天和她說話的那個大個子，提着滿滿的一桶水進來了。慌的她不知道怎樣才好，心裡想說些什麼，但話到嘴邊又嚥下去了，只是微微地一笑。

老大娘的小孩叫小成，很活潑，同志們都很喜歡他。三班每天到野外練兵，那個小個子總是給小成帶回一些好玩的東西來，休息的時候，還給小成講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故事，很快的他倆就成了好朋友。老大娘也從小成的嘴裡，認識了那個大個子是班長，小個子叫小李。她覺着這些外國隊伍很好，但心中總還是摸通摸通地跳。

早飯後，老大娘一個人去場裡打稗子。小李和班長提議說：「今天是星期日，咱們班幫助老大娘打稗子去吧。」同志們聽了非常高興，跑到場裡動手就幹。老大娘高興的不知說什麼好。眼看着一小堆稗子，不一會兒就下去了一半。她抽了個空兒跑回家去，趁一個人也沒有，就把草垛底蓋着的老母雞抱出來，放在有太陽的地方，抓了把米叫牠吃着，自己跑到門口「放哨」。猛一抬頭見小李由場那邊跑來，這下可土地爺接城隍——慌神啦！老大娘急忙拿篩子把雞扣上，又抱了把草蓋上，假裝鎮靜，站在院裡。

「大娘，有沒有篩子，稗子快打完了？」小李跑得氣喘喘地用手比了個大圓圈說。
「沒有呀！同志。」她又緊接着說，「你到別家去借個吧！」

「好。」小李應了一聲回頭就跑，「嘍！」的一聲，絆了個觔斗。小李爬起來抖了抖身上的土，一脚踢開了地上的草，露出了一個篩子，他很高興，一拿篩子，底下還有隻雞。這時小李回頭一看，老大娘表現出驚慌的樣子，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
老大娘原有十二隻雞，每天可以拾十二個蛋，這是她唯一的副業收入。可是，美孚匪軍一來，都被捉去吃了。只有這一隻，因為鑽到草垛裡，才免於受難。因此，她看這隻雞

就這麼心愛。

從這天起，這隻老母雞又能自由地找食吃了。

一天，同志們都忙着打背包整理東西，準備出發。小成端着一碗雞肉進來，老大娘也端了一碗放在桌子上。大家是丈二的和尚——摸不着頭腦，都發呆了。老大娘笑着說：「同志們，……我總算認識清楚啦，我還沒有見到過像你們這樣好的隊伍呢！聽說你們要走，我沒有什麼好東西……我……反正是你們對我太好了！」班長請老大娘把東西端回去，並說明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紀律。這時老大娘真有說不出的感激話，眼望着全班戰士們；全班戰友的心却受到了感動，大家從內心裡表示出：「我們一定要報答老大娘的心意，徹底消滅敵人……」

給 老 大 娘 報 仇

鄭春義

第二次戰役開始了。我們部隊擔任的是穿插任務——插到敵人的心臟裡去，到一定時間，向敵人攻擊。當我軍走到一個山溝的中間，上級命令就在那裡宿營。

我們駐的那個村子，看情形原來是很美麗的。兩邊高山峻嶺夾帶着田園，奇石直立，古樹參天。據說在一年前這是一個很富裕的和平村莊。現在呢？却變成一堆廢墟。我們駐在一家老媽媽的家裡。在我們安頓好以後，她和翻譯一邊說，一邊哭，滴哩嘟嚨的不知說

些什麼。我們問翻譯，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個幹部，勞動黨的黨員，被李匪軍抓去殺死了！她的兒子在村裡當民政委員，也被李匪軍抓去了，到現在還沒有音信。她的媳婦同兩個孫女，一個孫子被敵人的飛機炸死了，六間房子被燒燬了四間。家裡的東西被匪軍搶光了。說見到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，就像見到自己的親兒子一樣。她並不是哭，而是覺得歡喜。希望我們給她報這血海深仇。我和幾個同志聽完了這段話，都急得摩拳擦掌，都爭着和這位不屈不撓的朝鮮媽媽握手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：「大娘，我們一定替你報仇。」

下午七點鐘我們接受一個重要的任務：在我們連裡挑選二十個好小伙子，在七個半小時內要走一百四十里路；為要切斷敵人的退路，還得把一座江橋炸壞。並說明：如果能完成這任務，就可以配合中線和西線繳獲敵人八百輛汽車、五百輛坦克。當上級傳達這個任務後，大家把指導員、連長圍了個風雨不透，都爭先報名，特別是聽了那位朝鮮老大娘說那段話的幾個同志，要求得更迫切。當連長答覆我們的要求時，每個同志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情。不知要說些什麼話才能表達出自己的全部意思來。團長、政委也特意地到我們連裡，給我們這些將要去完成任務的同志們講話；到走的時候還緊緊地握住排長的手說：「同志，我們是黨的幹部，一定要完成黨所交給的任務。」

「首長你放心好啦，一定完成任務。」排長激動地說。

「同志們！你們的任務是特別重要的。」政委說。

排長走出行列來面對大家問：「同志們！有決心嗎？」

「有！」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
「你們完全輕裝。現在出發吧！」團長接着又說，「祝你們成功。」

我們走了半里多地了，首長、同志們還向我們招手——希望我們完成任務。我們也向他們招手，表示叫他們放心。

勝利的信心鼓舞着我們加快了脚步簡直是跑。大家「呼嘆」「呼嘆」的喘氣聲和脚步聲連成一片，但同志們的心裡還嫌慢。爬過高山，越過大嶺，渡過一道道的河，前進了五六十里路，排長提議休息一會，就是同志們不同意。

同志們一面走一面在想：怎樣完成任務，怎樣才能立功，怎樣才能戰勝敵人。

同志們的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，就像在水裡撈出來的一樣。外面的衣服被冷風吹得都結成了冰。身上汗水往下流，頭上的汗往下滴，覺得喉嚨有些發乾了，就爬在水溝邊上

「咕咚」「咕咚」喝頓水。

走了一百二十里時，身體已是疲倦了，再上山覺得渾身上下發癢，邁不開步。鼓足勇氣上了山，再想走真是走不動了。排長說：「同志們！想着政委告訴我們的話：『同志們！你們的任務是特別重要的……』」一個同志接着說：「我們要永遠記住朝鮮媽媽的仇恨。」一聽這些話，同志們的精神振奋起來了，脚步也隨着加快了。

到了指定的地點時，敵人的坦克已有兩輛開過了橋，還有兩輛坦克在橋口上停着，探照燈不停地四下照。江北的敵人，一個勁的嚷嚷，爭先逃命。排長一看這情形，就命令：

「趕緊把炸藥準備好，第一小組先去，拍槍托為號。我們開始向橋上射擊掩護你們，你們在河道下遂炸藥。」爆破組到了指定的地點，忽然聽到「砰！」「砰！」兩下子，接着機槍叫起來了，跟着步槍也開始叫起來，探照燈被打滅了。敵人盲目迎擊，以為從正面衝上來了，槍聲越響越激烈。爆破小組有一個同志將要起身，被敵人發覺了，敵人的火力轉向河道下，向河道下的爆破小組展開猛烈地射擊。像雨點般的子彈，打得爆破小組面前的土噴嗤嗤地直飛，冰塊濺起來四下亂飛，打在他們的頭上、身上。他們趴在臨時構築的掩蔽部裡，臉緊貼着地。往上衝吧，火力壓得抬不起頭；不衝吧，不能完成任務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的面前就像呈現出首長那沉着、慈愛、忠誠的面孔和那朝鮮媽媽的形象；也就看見了這位朝鮮媽媽的被殺害的丈夫、兒子，被炸死的兒媳、孫子、孫女，和那被敵人炸得破爛不堪的房子。同志們又想到祖國：如敵人打到我們家鄉，我們的父母、念書的兒童，安心生產的工人、農民，還能過愉快的生活嗎？假如真有那一天，我們母親的眼淚會流得更多，我們人民的血會流得更多，會出現更多的孤兒寡婦。我們鬥爭得來的土地會被地主奪回去。想到這裡他們便緊咬着仇恨的牙，躍身而起，用最快的速度奔向橋底下，你搭我一肩，我搭他一肩，爬到橋柱子上面，將炸藥塞在橋柱子的頂上，拉開了導火線，急忙跑開，張大了嘴，只聽得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橋斷了，那敵人的車輛人馬，都不能跑掉，我軍順利地殲滅了敵人。

我們在天亮的時候和閩政委見面和每個同志親熱握手時，他們都說：「同志們！任務

完成得漂亮。你們算給朝鮮媽媽報仇啦！……

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分鐘

張銳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二次戰役開始的時候，志願軍某部九連的任務是佔領敵人指揮部三二〇高地。當時連首長把這艱鉅的任務給了二排，命令二排長顧興保帶領全排同志必須將該地拿下來，因該地妨礙着我們部隊的前進。二排長接受任務後，對戰士們說：「同志們！上級這次給我們的任務，不僅是要拿下三二〇高地，而且要打開我們部隊前進的道路，插入敵人的心臟，在敵人心腹中站住腳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要沉着、機智、勇敢、堅決服從指揮。我們可能在孤軍作戰、彈藥無法接濟的時候，與十倍、二十倍、甚至百倍的敵人作戰。我們是毛澤東的戰士，祖國人民只允許我們勝利，不允許我們失敗。」戰士們聽了二排長的話，興奮地表示：堅決完成黨給的光榮任務。

執行任務的這天，二排長帶領全排戰士，向着三二〇高地前進。到了高地附近，排長叫六班長帶一個班跟隨自己破壞外圍的障礙，其餘兩個班掩護六班前進。到了障礙前敵人沒有發覺，全排很順利地過去了。

快要接近敵人碉堡時，敵人發覺了，子彈不斷向二排飛來。排長一方面叫大家隱蔽好，用很小的火力佯攻，來吸引敵人的火力；另方面命令六班長帶領爆破組，繞道從側面

去炸掉敵人的碉堡。敵人聽到槍聲認為是我軍攻打陣地，把全部火力都集中向二排佯攻的方向射擊。六班長帶領爆破小組，很順利地從側面爬到碉堡附近。他對戰士們說：「你們在這裡監視着敵人，我去把它幹掉，倘若是完不成任務，你們……」

「班長，你不用再說了，我們今天如果不把它幹掉，那就對不起祖國人民、對不起黨和上級。我們一定要幹掉它！」一個戰士緊接着說。

六班長相信同志們所說的話，大家在一起作過多少次戰，他知道戰士們的話，就是鋼鐵的意志，所以心中非常高興。

六班長準備好炸藥和武器，向敵前進，漸漸地湊到敵人碉堡下。他把炸藥放好，準備拉導火線時，猛然想起上級講的話：在作戰時，盡量抓活的。他想：如果他們不想活，再給他來一包吃。想到這裡毫不猶豫地爬上碉堡，把手榴彈準備好，大聲吼道：「繳槍吧！繳槍不殺！」這突如其來的吼聲，把敵人驚得目瞪口呆，做夢也想不到志願軍上了碉堡，但卻仍然瘋狂射擊着。六班長一看若不給個厲害是不會繳槍的，於是把手榴彈對準了碉堡下邊地道門上扔過去，「轟！」的一聲爆炸了，把門炸了個洞，裡頭的槍聲啞了。二排長帶領着兩個班，趁敵人慌亂的時候，已經衝到碉堡附近；六班長見槍聲住了，又喊了兩句優待俘虜的話。只見地道門裡挑着一塊白物件（敵人投降的標誌），跟着走出來十幾個美國鬼子，舉着雙手，做了俘虜。三二〇高地上的幾個碉堡，就這樣很順利地被二排同志拿下來了。

拂曉時，敵機在三二〇高地空襲了兩圈，又向南飛去了。二排長命令全排同志，利用敵人的工事準備戰鬥。飛機第二次飛來的時候，看樣子敵人已經知道陣地失掉了，於是轉了一圈，就開始向陣地上投彈、掃射，大約有二三十分鐘的時間。飛機剛飛去，敵人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下，就開始向這裡反撲，他們妄想奪回三二〇高地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英勇頑強的二排戰士們，都一致表示：為了保證部隊順利前進，任憑敵人怎樣瘋狂進攻，堅決不叫敵人前進一步；既奪得下來，就要守得住，決不把到嘴的肉又吐出去！二排長進一步地指出：「這樣戰下去，後面彈藥接濟不上，但又必須擋住敵人，堅守陣地。這就需要我們，沒有子彈用刺刀，沒有刺刀用石頭，石頭用完了，用牙也要把敵人咬死！」緊接着他又說，「記着，同志們，我們是志願軍，我們是毛澤東的戰士，在敵人面前永遠是勝利者。來！讓我們宣誓。」戰士們高舉起拳頭：

「為了祖國，為了毛主席，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分鐘。」

敵人反撲七、八次都被打下去。最後一次反撲時全排只剩十幾個人了，子彈、手榴彈都用光了，馬上就要憑刺刀狙擊敵人。戰士們跳出了工事。這時候已分不清哪是自己的地方，哪是敵人的地方；分不清誰在前，誰在後，敵我雙方混在一起。利時，在這塊高地上，尖聲嘶叫，白刃格鬥，開始了混戰。

二排長一刺刀刺死了一個敵人，另一個敵人用槍托向他頭上打來，他頭一偏，躲了過去，猛跳起來用刺刀捅進了敵人的前胸。他抓起敵人丟下的槍，又打起來。

這種戰鬥是沒法指揮的，只好每個戰士機靈的利用有利地形和機會殺傷敵人。混戰了三四十分鐘，我們的增援部隊趕到了，把敵人全部消滅在三二〇高地上。

英勇頑強的二排全體同志，他們以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完成了上級黨所給的光榮任務。不但殺傷大量敵人，而且保證了部隊順利前進，表現了革命戰士的高尚品質。戰鬥結束後，受到上級黨的獎勵，獲得了「英雄排」的光榮稱號。

回憶我在朝鮮的時候

劉桂慶

在一個沒有星光的深夜，大雪紛紛下着，我們部隊到了金化附近，忽然從後邊傳來口令，讓各連進入村莊休息。

我們連隊駐的那個村莊相距「三八線」五十里路。在沒有進入房子以前，連長提高聲音向大家說：「同志們，我們要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，和房東搞好關係，時刻準備接受戰鬥任務。」這樣各班就按照預定的房子走去。

我班駐的房東，是一位四十來歲的朝鮮老大娘，她的丈夫為了打擊李匪軍上前線去了，家中只剩兩個小孩和她在砲火中過日子。這位老大娘對我們太好了，疼我們就像疼自己的兒子一樣。她看到我班戰友們，穿的衣服渾身上下是泥土，鞋子張着口，已經露出了腳指頭。老大娘就在晚上，當我班全都睡着了的時候，偷偷地起來，把我們的鞋子、襪子

補好後，又放回原來的地方。她還給我們值班守衛的同志送開水。我們見到她，就正像見到自己的親娘一樣。

一天中午，我們正睡得香甜的時候，忽然被一陣炸彈聲，從夢中驚醒。我猛然坐起來，一陣哭聲從洞口傳進來，我急忙鑽出洞口一看，四架敵機，歪着翅膀，正在翻來覆去地進行掃射，只見村莊裡捲起一縷黑煙。這時，我急忙跳出洞口，飛快地跑到我們住的房子大門口跟前一看，一位十四歲的朝鮮弟弟，手裡提着書包，被飛機炸死了。大火被風吹得燃燒的吱吱地叫。我顧不着大火怎樣兒，直衝進去，那位朝鮮母親已躺在院子裡了，不滿三歲的女孩子，伏在媽媽的身上號哭着。我把這孩子抱起來，忍不住地流出了眼淚，心裡就好像攬着一把刀子似的那麼難受。

太陽偏西，飛機走了。我班的戰友都揷上來，看到朝鮮母親遭到殘害，都傷心地流出了熱淚。我站起來，握緊自己的拳頭，大聲的對戰友們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身上穿的衣服是朝鮮媽媽給補好的，今天我們能看到朝鮮媽媽的血白流嗎？不！我們要報仇，要用勝利來回答我們的朝鮮媽媽！」全班的同志異口同聲地向着孤兒的母親宣誓：決心要為朝鮮母親而戰鬥到底！

天黑了，連長從營部接受了戰鬥任務回來，向我們傳達：「今天晚上出發，明天夜晚要開始攻打『三八線』。」我班戰友聽了連長的傳達，就紛紛地提出要求，參加突擊隊。連長根據這種情況，就批准我們這一個班來擔任這一艱鉅的任務。

第二天晚上，那正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八點鐘，空中出現了五角訊號，我們知道自己的部隊在這同一個時間內開始襲擊敵人了。

我們連隊是從正面主攻。在那很陡的有一千八百米的高山上，鋪蓋着三、四尺厚的雪，我帶着本班的戰友們靜悄悄地攀登到離敵人四十米遠的地方，鐵絲網擋住了我們的去路。我們一連氣砍斷了敵人的三層鐵絲網。敵人的機槍開始射擊，子彈就像一陣風似的從耳邊、身邊飛過。火力封鎖得越來越緊急了。我輕輕地沿着雪坡爬到副班長跟前，把他的炸藥包要過來，並告訴他：聽爆炸聲趕緊向上衝。我抱上炸藥包，從右側爬到敵人碉堡四五步遠的地方，敵人正在碉堡裡叫囂着往外射擊，我把炸藥包放在碉堡跟前，用力把導火線一拉，順着陡坡連滾下八、九步遠，「轟隆」一聲，連雪帶土埋住了我的半個身子。在這時，我大聲地喊叫：「快衝！快衝！」戰友們，趁着濃煙擁上陣地，把我從土裡拖出來，我又和本班的戰友一起向上衝，一連衝垮了兩個小山頭。

到了最高山頭的跟前，敵人又用了兩挺重機槍和三挺輕機槍構成了一個火力點，來阻擋我們的前進。敵人的槍聲封鎖的越來越激烈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又想起了黨，想起了毛主席，我轉身對戰友們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是代表着祖國千千萬萬人民意志來的，我們要挺起身子，拿出百般的勇氣向上衝，衝上去就是勝利。」戰友們，很迅速的緊跟着我，爬到離敵人工事十幾步遠的地方，敵人慌了，跳出陣地跟我們打。我們緊接着就是一排子手榴彈投上去。敵人的槍聲，被手榴彈的爆炸聲給壓制住了。我們趁這個機會，喊起一陣

殺聲，衝上了山頭，嚇得敵人連滾帶爬的向山下逃。我緊緊的推住刺刀隨着敵人的屁股追去。因為山頭很陡，雪被踩得結成了冰，我光顧得邁開大步向前追，一不小心跌倒了，就好像坐冰床似的，從頂上一直滑到半山腰，被一棵樹擋住了。這一下子把潰敗的敵人的路給擋住了。退在頭裡的一個敵人，看我倒在那裡，很兇猛的向我撲來，我照準了他就是一刺刀，穿在敵人的小肚子上，一陣刺耳的怪叫聲，他就倒下去了。我狠狠的抽出刺刀，向撲上來的第二個敵人刺去，又把敵人扎得哇哇大叫。他這一叫還不吃緊，把跟在他後邊的敵人吓得撲通撲通地跪倒在地。這時，我聽山頭上有人喊：「十班長！十班長！不要向下追，快回來鞏固自己的陣地吧！」就這樣我把這二十二個匪兵，帶回山頭交給了連長。連長親切地握住我的手說：「好同志，你是一個共產黨員，要繼續這樣幹下去！」激動的我只是這樣回答：「好，我一定要聽你的话。」

連長發現我穿的棉衣，被子彈打的開了花，他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，讓我穿上。這時，我班只剩下三個人，連長又從別的班調來五個同志補充到我們班裡。

在這座山上我們守了半夜，連隊已經有十個人凍得失去了知覺。守在山頭上的戰友們，為了抵抗寒冷的侵襲，都跳出了陣地，有的抬上重機槍，有的把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，扛上大石塊，在山上來回走動着，互相鼓舞着。正在這時，連長又到我們這山頭上，問大家冷不冷？大家還是回答不冷！連長笑了，並囑咐大家：「同志們，今天是一九五〇年最後的一夜，再堅持兩個鐘頭，天亮了就是一九五一年的頭一天，我們就拿激烈的戰鬥

來慶祝新年吧！」戰友們聽了，心裡就像開了花那麼興奮，都向連長表示：要多發卡賓槍，給我們的領袖毛主席，作為我們新年的獻禮。

天剛一閃亮，向山頭下面望去，敵人就在我們脚下的一道山梁上，三一堆，五一夥，都蹲在工事裡烤火哩。我們就用得來的重機槍向他們猛烈的打去，打得敵人像吃驚的野兔一樣，連蹦帶竄地向下逃。敵人順着山梁右側向下跑，我班的戰友，沿着山梁右側小山溝裡插下去。到了交叉口，望見左邊山溝裡的敵人正驚慌的向外跑。我們把兩挺機槍架在山溝兩旁，趴在那裡等着敵人。跑在最頭裡的一個李匪兵，禿光光的頭，張着大嘴，像條瘋狗似的聞到我懷裡，我一縱身子撲上去抱住了他的後腰，我猛一使勁撂倒了他，和我一同趴在那裡。跟在他後邊的敵人發現了，扭頭就往回跑，可是我們連長早就帶着一排人從山梁上蓋下來。四面的槍聲和手榴彈聲一響，敵人就像狼上了套，魚入了網，再想跑比登天還要難。連長帶着一夥勇士們，用機槍向着這股敵人掃射着，這狡猾的敵人一轉身子，想從一、二排接合部那裡向外跑，跑到那裡，他滿以為這是個空子，豈不知姜連長早派了機槍射手蹲在那裡等着哩！敵人衝到機槍射手跟前，又被打得東跑西竄，一溜煙地沿着小山溝，向着我們這裡扯下來，我們緊接着就是一陣猛烈的迎擊，打得敵人又向回一翻，捲成了一個大圓蛋，動也不敢動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開槍，捉活的。於是我們向他們喊話，喊了半天，他們總是不放下武器。猛想起他們是外國人，哪能懂得我們中國話呢？於是我就用槍逼住這個俘虜兵，讓他向這些敵人喊話：「放下武器，繳槍不殺；如果不放下武